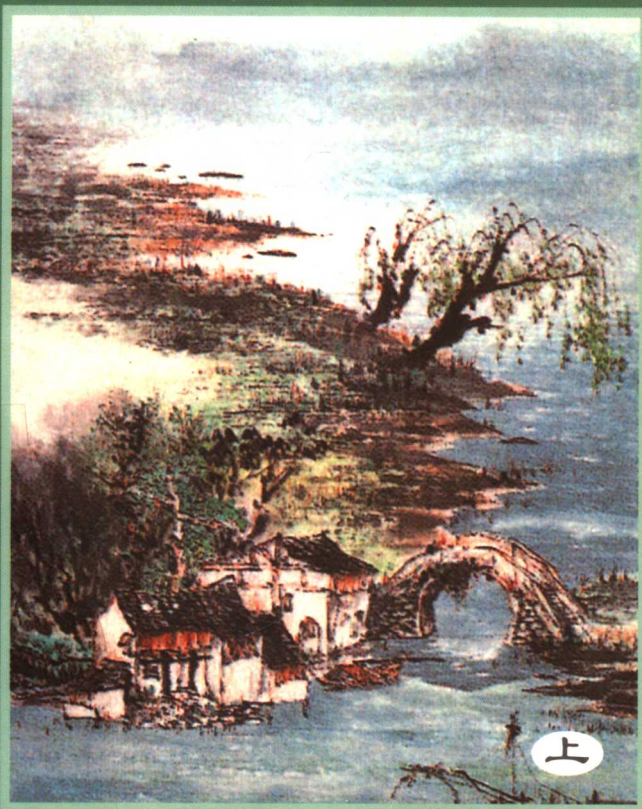


云中岳武侠小说精品

古剑忤情记

亡命江湖系列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亡命江湖系列

古劍忤情記
(上)

台灣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亡命江湖/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亡…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895 号

亡命江湖系列

古剑忤情记 (上中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琦 责任编辑: 王岩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30

字 数: 3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66-9/I·085 (全 12 册) 定价: 240.00 元

写在前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遭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莠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内 容 提 要

江湖枭雄九幽魔主，勾结邪教装神扮鬼，肆意残害武林各派，欲称霸天下。广信府葛氏兄弟系武林世家，亦惨遭九幽魔主及其爪牙的追杀。葛二公子为除恶救民，苦练无量神罡功，与魔主一搏生死。他联八怪，斗七魔，降三妖，除五凶。仗剑追鬼王，掌劈美人蛇，勇诛二异叟，孽缘结古洞，恶战武林狂，扬威溃群魔。一口青锋剑，闪闪寒光，在魔窟劲扫；两颗少女心，献给英雄男儿，居然爱上父母的仇人，能否白头偕老？巧获绝尘慧剑，是奇遇还是天赐？情意缠绵，令人深思。

目 录

第 一 章	死里逃生	(1)
第 二 章	重出江湖	(30)
第 三 章	色魔现世	(59)
第 四 章	千钧一发	(88)
第 五 章	葛府遭袭	(116)
第 六 章	闯道江湖	(146)
第 七 章	初斗群魔	(175)
第 八 章	险象环生	(204)
第 九 章	失手被擒	(232)
第 十 章	被困山洞	(260)
第 十 一 章	死里逃生	(289)
第 十 二 章	反目成仇	(318)

第一章 死里逃生

爱情使人盲目；仇恨使人疯狂。

有时，仇恨更令人盲目。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别人。

有时，爱情更使人疯狂。得到了，万事皆休；得不到，让世界毁灭吧！让一切都毁灭吧！包括了自己在内。

北方大乱刚平，妖孽四散，因之江湖的局面也动乱不安；官府查禁极严，严禁结党滋事的禁令雷厉风行。过去声势浩大的江湖英雄，纷纷化整为零，暂时敛迹。化整为零的结果，形成了群龙无首，各立门户称雄道霸的局面，武林中的新兴势力如同雨后春笋，崛起江湖；各行其是。

那时，江湖中流传着一首不成韵调、毫无规格、没有丝毫价值的歪诗，也可以说江湖朋友的口头禅，必须知道这首歪诗的故事，方算得是江湖人。歪诗如下：

“七大绝域五大堡，八怪七魔三奇妖；武当少林南北立，龙刀凤剑七星镖。”

这里面包括了有名的地方，难缠的人物，显赫的名门大派，和名震江湖的兵刃。江湖朋友假使不知道这些玩艺，碰钉子小事一个，丢掉老命才冤哉枉也。

三年前，大明天启二年夏五月，白莲教在山东造反，首领是徐鸿儒。四川的教友洪众、刘应选、白仙台，也纠众举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天下值得一争。

梁州的闻香教教主王好贤，景州的棒捶会会主于宏志，他们不甘寂寞，也挺刀枪而起。

冬十二月，白莲教主徐鸿儒在京师正法磔死，于宏志在景州战亡，王好贤逃至扬州被擒。两位教主一名会主先后伏诛，为期不过半载。之后，千万党徒流落四方，亡命海角天涯，散处各地，增加不少纷扰。

朝廷中，大奸臣魏忠贤把大明的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大明的江山，已经摇摇若坠。大明的国运，像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快完了。

朝政乱，江湖也乱。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谁够狠，谁便可以主宰别人的命运。

“咣！咣！咣！”三声金锣的震耳鸣声，在天宇中振荡，山谷为之震鸣，鸟兽惊得骚乱不止。

群峰林立的一座山谷中，一座四角形的石造古堡，占地约五六亩，高有三层，雄伟而壮观。堡的四周，凸出四座碉楼，上面设有垛垛，各树了一根幡杆，各有一面七星大旗在杆顶飘扬，迎风招展猎猎有声。

堡的大门朝南，门内有照壁，门外有门楼，三座大铁叶门，巨大的兽环触目，门上刻着云拥七星图案。石阶共九级，每一级的两侧，搁了一个石狮子，十八个石狮大小相等，但神态无一类同。由古堡的巨大工程和堡外的奇怪景物看来，古堡的主人身份定不简单，但走遍所有的建筑找不到半个字影，基石上全刻了些

怪物云雷的图案，就是没有字。整座古堡阴森森，似乎罩上了一袭神秘的外衣，平时人迹罕见，如同古代的废墟；假使有人白天经过这儿，可能认为已到了古代留下的死城。石色青褐而苍灰，青苔和石钱与爬山虎等植物，已经爬上了二楼，可知道这座古石堡必定已经过无数年代的风霜，依然顽强地屹立不倒，向大自然抗争。

谷的四方，共有四条峡谷，向东南西北延伸，伸入万山丛中，四条谷的景物，各不相同，分成了四种世界。

除了各处的插天奇峰外，有一条小河自南向北流，绕过堡的东北两面，形成天堑，再向北面的山谷流去，流入奇峰的深处。

山，数不尽的山；峰，峰峰入云。绝壁飞崖雄奇峭拔，景色绮丽。东北南三面，青葱苍郁；西面山呈灰黄，树少草多，这一面的山大为不同。

有铃声发出，这儿不是古代留下的死城。

“当！当！当！”又是三声铃声。

原来是天亮了，是报晓的铃声。

北面堡外的树林中，传出数声动人心魄的虎啸。

北面小河的假山怪林中，异吼声震耳。

东西两侧的怪石和奇异的石屋中，有奇怪的兽吼传出。

片刻，所有的声音逐渐静止，但还没有人现身，这古堡的人真懒惰，不像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人。

不久，天色大明，山谷不够宽阔，四周的山太高，只可看到满天的朝霞，却看不到日影。

铁叶大门突然悄悄地开了，人影出现。

那是三男两女四个身穿劲装的人，和一个穿葛袍的中年大汉。五个人踏出大门，在台阶上站住了。

葛袍中年人手中挟了四把剑，神情爽朗而和蔼，相貌堂堂，

在中间伸手抹了一把胡子，含笑问两侧的人注视。

左面，是一双壮年男女，女的年约二十七八，正是风姿最成熟的年龄，清丽脱俗，风韵极佳。男的年约三十左右，剑眉虎目，留着八字胡，精壮雄伟，像一头猛虎般强壮结实，堂堂一表人才。但两人的脸上，都神色凛然。

右首，一双男女也是英俊美丽，也是三十左右的年纪，同样地神色凛然。

葛袍中年人一面轻抚着手中的四枝长剑，一面微笑道：“这些天来，敝堡招待不周，堡主责成在下多向诸位致歉，尚请包涵些儿。”

左首青年人冷哼一声，气愤地说：“葛某人多谢堡主盛情，不敢或忘。”

“唐某夫妇，自不能免俗，多承款待，没齿不忘。只是未能面辞堡主，深感遗憾。”右首青年人咬牙切齿地接口，相当不友好。

中年人仍脸泛微笑，毫不在意地道：“好说，好说，在下定将老弟的谢意禀告堡主。目下天色大明，诸位该上路了。哦！诸位来时不辨方向，不知路径，在下格于堡规，不能远送……”

“这是贵堡待客之道么？”姓葛的少年冷笑着抢问。

“哼！咱们也不劳远送。”姓唐的也冷笑着接口。

中年人仍保持友好的神情，笑道：“本堡送客，就是这种仪式，诸位休怪。请听在下说出路径，诸位可以斟酌斟酌。请看，这儿出山有四条峡谷。对面是南谷，但本堡称为阴冥路。小河叫做奈河，相当刺耳。东面，叫轮回谷。西南，称为极乐天。后面是北，叫做地狱岭。至于诸位想往何处走，悉从尊便。”

四个男女脸色大变，呼吸一窒。葛姓青年抽口冷气问：“总管，这么说来，贵堡就是传说中的九幽堡？”

中年人含笑点头道：“不是传说，而是铁的事实。”

“贵堡主就是九幽天魔李文宗？”葛姓青年往下问。

“正是。”

“在下不信，九幽天魔不会如此年轻。”

“信不信在你，敝堡主今年确是五十岁了，只是驻颜有术，看去与诸位年岁相若而已。”

“看来，咱们得向人间告别了。”葛姓青年绝望地说。

“不！诸位仍有机会脱险的，不可小看了自己。”中年人接口，似在善意地鼓励他们。

姓唐的青年强按心神，问：“阁下能示知四条狭谷所通处所么？”

中年人摇头道：“恕难奉告。诸位如果能出山，不消打听也可知道。”

“奈河流向何处？”

“水流通大海，恕难奉告。诸位的兵刃原件璧还，可以凭你们的造诣出山，不送了，愿能再见，祝福你们。”

中年人将剑一一递过，唐姓青年突然拔剑叫：“葛兄，擒他带路……”

“哈哈哈哈……”中年人发出一阵狂笑，人影一闪，笑声未落，人已进入了大门。“砰”一声大震，铁门倏然关上了。

“铮铮铮！”葛姓青年追之不及，用长剑向铁门连挥三剑发泄，火星飞溅，毫无用处。

“走吧！葛兄，咱们闯。”唐姓青年只好劝阻。

“如何走法？”

“往北，沿河走，也许可以有出路。”

“好吧！咱们生死同命，可合不可分，咱们四枝剑何所惧哉？即使九幽天魔亲自出手阻拦，咱们不见得怕他。”

四人沿堡墙绕至堡北，沿小径向北走，穿过不少怪石的古林，毫无异状，也不见有人出面阻拦，更未发现设有机关埋伏。只是小径曲折，岔道甚多，幸而可由在天色分辨方向，倒不至于迷路。

穿过一座古林，小径不见了，小河流入狭谷，谷口左首一座石壁上，刻了四个擘窠大字：“地狱之门。”

葛姓青年在石下止步，沉重地道：“唐兄，这天下魔域之一，传说中的九幽堡，为何在出山谷口留下这几个字？难道说，这儿不是出山之路？”

唐姓青年摇头苦笑，有点惨然地道：“据家师所知，九幽堡乃是七大绝域之一，进入绝域的人，除非接受驱策，便永不会活着走出了。绝域中的人，另有秘道出山，所以不愿受驱策的人，出山的路便是死路，叫做地狱之门并不足怪。”

“唐兄，贤伉俪是如何入谷的？”

“唉！谁知道？愚夫妇祖籍湖广宝庆府，敝姓唐，名华。湖广武林世家无敌神剑唐公景隆乃是家父，葛兄当曾耳闻。”

“哦！失敬了，原来兄台是景公的公子。在下江西广信府葛建，草字春帆。这位是贱内萧明瑾。”

“原来是快剑葛兄伉俪，久仰了。兄弟月前离家与贱内遨游三湘，沿途流连忘返，在南岳游铁佛寺，无缘无故晕倒，醒来发觉处身在这鬼堡中，那位自称堡主不通名号的青年人，要愚夫妇参拜神案上的七星旗，要歃血加盟做他的党羽，兄弟自然不愿，反脸动手，一招未到，双双就擒，两枝剑接不下那青年的一掌一指，惭愧。”

葛春帆摇头长叹，道：“愚夫妇更惭愧，在太湖湖滨，只感到浑身一震，便知觉全失，醒来便在这儿做阶下囚，不肯加盟在神案前动手，那家伙扣指一弹，愚夫妇在八尺外便被指风打穴木

制住鸠尾大穴。”

“怪事，咱们不肯加盟，他们为何放咱们走？他们的底细又只字不提，委实令人莫测高深。那九幽天魔乃是传说中的人物，江湖中从没有任何人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是否真有其人，谁也不敢肯定地答复。他要咱们加盟，又不说出原委，为什么呢？”

“兄弟疑心他是白莲教的余孽。”

“不会的，白莲教全凭幻术驱策愚夫愚妇，这家伙的手底下造詣，确是已臻化境了。”

“春帆，瞧！那是什么？”萧明瑾惊叫，向石上一指。

刻着“地狱之门”大字的石崖，距地大约有十丈左右，崖上荆棘丛生，怪石参差，奇石林列。石缝的荆棘中，悄然站起两个青色怪物。

“牛头马面！”葛春帆讶然叫。

确是牛头马面，身材高大，一提枪一持叉，牛头和马面十分神似，不像是戴上的假物。

“地狱之门！”牛头马面同时举枪叉大叫，声调低沉而刺耳，怪腔怪调，尾音拉得悠长颤抖，动人心魄。

“地狱之门！地狱之门！地……”山谷的回声哄传，令人心动神摇。

袅袅余音未落，牛头的钢叉突然脱手飞掷，居高临上，来势凶猛，一闪即至。

四人左右急分，脸色大变。

“克嚓”钢叉插入地中。入地尺余，三股叉尖已不见了，叉柄仍在抖动。

四人惊魂刚定，抬头向上看去，石崖上，那有什么牛头马面？两只白颈乌鸦正站在先前牛头马面立身处的怪树上，神态悠闲地用嘴剔羽毛。

用肉眼看来，上面不可能将高大的牛头马面藏在细小的石缝中，这两只乌鸦又是怎么回事？假使刚才上面有人，乌鸦难道不怕？

“快走！这地方凶险。”葛春帆低叫，向谷中急走。

“不！咱们回去死中求生。”唐华断然地说。

葛春帆不住摇头，绝望地道：“咱们无法和他们拼命，相去太远，再说，那座鬼堡四周，布下凶险莫测的奇门生克玩意，可出不可入，回不去了，不信你可以回头瞧瞧！”

唐华扭头回望，两里外先前的古堡不见了，但见雾气蒸腾，白茫茫一片雾影。

“好吧！咱们只有闯。”他咬牙叫。

说间便闯，四人分成两对，前后相隔两丈，向北急走，去势甚疾。

“地狱之门！”后面怪声又起。

“地狱之门！地狱之门……”回声震耳，久久方绝。

四人一阵急走，绕过两座山嘴，狭谷时宽时窄，不久到了一处松林蔽天的狭谷中。钻入森林半里地，林木突尽，出现了半里地一处怪石如林的谷地，右是奈河的河床，两侧是有塌方的黄土山。这种塌方高有三十丈，黄土是间有砂石，时松时软，如果往上爬，不随土石而下才怪。

这算不了怪，怪的是危险峻陡的塌方上，零星地支了不少木柱，木柱吊着一具具又黑又灰的风干尸体，难分男女，因为尸体衣裤已零落不堪。有些木柱上没有尸体，但绳索的残段仍不住晃动，显然，尸体已经掉下来了。

崖根下，积了不少白骨，灰白色的骷髅头令人看了头皮发炸，毛骨悚然。

四个人倒抽一口凉气，心中发毛。尤其两位少妇，看了这些

恐怖的尸体，吓得粉脸泛灰。

“吱溜溜……”怪石丛中鬼啸声刺耳，令人闻之心向下沉。

“快走，冲！”葛春帆拔剑沉喝，首先击出。

一座怪石后，突然传出一声刺耳怪叫，黑影疾闪，一个瘦骨嶙峋如同干尸的黑皮肤怪人，头面干枯形如厉鬼，一双厉光闪闪的怪眼几乎占了脸部一大半，手提一根六尺长的双头狼牙棒，赤着上身，突然迎面冲来。

“呔！”四人同声大喝，挥剑急上。

厉鬼一声号叫，狼牙棒狂挥，风雷俱发，内劲直迫八尺外，迎面冲到。

“铮铮铮！”剑鸣震耳，人影急分。

“哎！”首当其冲的葛春帆惊叫，被震飘八尺外，“砰”一声背脊撞在一座怪石上，痛得他龇牙咧嘴，几乎晕倒。

厉鬼一冲之下，四支剑如同波开浪裂，四面飞退，被狼牙棒震得他们手臂酸麻，虎口发紧。

厉鬼并不追取他们的性命，突然冲出三丈外，往右后掠走，一闪不见。

四个人惊魂初定，只感到浑身发冷。厉鬼似乎并未用全力，也无意取他们的性命，一击之下四支剑毫无用处，不仅无法进招，而且近不了身。广信府葛家以快剑享誉江湖，快剑葛春帆竟然没有进招的机会，可知厉鬼的造诣委实高明，把四个男女吓了一大跳。他骇然道：“九幽堡的人，无一庸手，看来，今天咱们要栽在这儿了。”

“咱们必须及早脱身，这鬼地方如果在日落前无法出困，危矣！”唐华犹有余悸地说。

“好，兄弟在前开道，唐兄断后。”葛春帆说，领先便走。

两个男人一前一后，两女在中，向乱石丛中冲去，提心吊胆

向北急掠。

葛春帆剑尖前伸，凝神戒备以防不测，领先掠出五丈外，眼角突见右侧巨石旁灰影入目。似乎向他身后扑来，而且臭气使人欲呕。

“呔！”他大吼，大旋身长剑疾挥。只觉手中一震，中了，剑挥过灰影的腰部。

但中剑的人并未倒下，他吃了一惊，飘退八尺，看清了中剑的人，惊得倒抽一口凉气。

他的妻子闻声知警，纵上声援，看清了灰影，她突然尖叫了一声，狼狈地急退丈外，毛骨悚然，粉颊泛青。

那是一具半干的尸体，干了的肌肉变成灰褐色，原穿在身上的青色劲装，被风吹雨打已经泛灰而一条条布帛向下垂挂，右手支着已锈得成了废铁的长剑，下身有一段树桩，看去像是四条腿的人，原来是死后被人用木桩从肛门穿入，由腹胸顶至肋部，埋在土中便成了像活人的僵尸，死状极惨。

葛春帆一剑击中僵尸的右肩，开了一条缝，没有血水流出。击中了死尸，葛春帆只感到脸上无光，也感到毛骨悚然心中发冷。

他扭头便走，绕过一道石壁，突见前面红影入目，一封大红拜贴搁在石壁上，十分触目。他走近一看，清晰地看到贴上写着：“葛、唐两位大侠亲启。地狱厉鬼百拜。”

他翻转帖后，打开摺角，念道：“前进一步，即无死所。退回堡前，听候发落。如不遵命，后悔莫及。”

他将拜贴搁在原处，向后叫：“唐兄，贤伉俪有何高见？”

“是返回听候发落么？”唐华问。

“只有仗剑而死的广信葛家子弟，没有听候宰割的葛家子孙。”葛春帆一字一吐地答。